

沈庆利 著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XIDU YU SHILUN

巫女^{de}眼光

中国现代文学：细读与史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

WUNÜDE YANGUANG

沈庆利 著



女工的 眼光

中国现代文学：细读与史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巫女的眼光：中国现代文学：细读与史论/沈庆利
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202 - 05492 - 5

I. ①巫… II. ①沈…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I206.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3820 号

书 名	巫女的眼光 ——中国现代文学：细读与史论		
著 者	沈庆利		
责任编辑	李 方		
美术编辑	于 红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7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 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5492 - 5/I·811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文本细读

- 犹疑于中日两个“血统”之间……………（3）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论
- 道德优越感中的堕落……………（18）
——论《留东外史》
- 从游民向“流氓”的歧变……………（32）
——阿Q形象的“游民文化”视角解读
- 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46）
——重读郁达夫《沉沦》
- 现代视界与传统魅惑……………（58）
——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 浪漫炽情的文化悲哀……………（75）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细读
- 妖情人与恶婆娘……………（90）
——以女权主义视角解读曹禺笔下的繁漪、思懿形象

2 巫女的眼光

第二辑 史 论

- “不忍的爱”与“不忍的恨” (105)
——鲁迅笔下的“亲人之间互爱互害”情结
信仰的缺失 (119)
——鲁迅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学阐释
黑暗时代的双刃剑 (145)
——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
“巫女”的眼光 (164)
——张爱玲小说的“人性”视角解读
“人类之悲”视野下的历史先声 (176)
——论巴金早年的异域题材历史小说
现代历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90)
现代历史小说中的孔子形象 (231)

第三辑 争 鸣

- 关于鲁迅“耳光”的随想 (247)
从两台同名话剧《赵氏孤儿》看经典改编 (252)
——兼与刘平先生商榷
“华文文学”与“世界” (259)
“国学”是否应消亡? (272)
刍议“文化”与“汉奸” (279)
中国作家一定要“走向世界”? (285)
后记 (292)

第一
辑

文本
细读



犹疑于中日两个“血统”之间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论

在苏曼殊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断鸿零雁记》不仅篇幅最长，而且也是思想内涵最丰富深刻的作品，堪称是苏氏小说的“压卷之作”；它也是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关系最密切，自传性最强，最能体现苏曼殊文学创作的个性和苏曼殊文化心理的小说作品。

这部作品描述了一名具有日本血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年轻僧人三郎，不远万里赴日本寻母，却得到姨母家的表姊静子的强烈示爱。三郎几欲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但终于毅然决然地斩断情丝，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佛祖的身边。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小和尚突破情关”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表现了爱情与宗教、爱情与落后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不过，如果仅仅按照类似的思路去解读《断鸿零雁记》，我们会很容易把它当成一部屡见不鲜的“才子佳人”模式乃至宣扬宗教教义的传统作品。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小说文本那丰富而独特的

4 巫女的眼光

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而且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作者的匠心似乎也不在于此。

小说虽然涉及到封建家庭对年轻一代爱情的破坏，但也只是在提到三郎与雪梅之间的情爱悲剧时一笔带过；作者对三郎与日本姑娘静子之间凄苦而甜蜜的爱情的确作了重笔渲染，那微妙而细腻的爱情心理刻画，尤其是三郎在人伦之爱与人间至情和佛教道义之间无所适从的复杂而痛苦的心态，应该说是整部作品最感人最精彩的文字。以至于柳无忌先生曾把《断鸿零雁记》的爱情描写与《红楼梦》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断鸿零雁记》虽然缺少《红楼梦》所特有的深度、广度和丰富的细节，却以感情的强烈和目的的专一取胜。”^①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见地的，但笔者同时也认为，《断鸿零雁记》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同样离不开作品情感意蕴“忧愤深广”的特征。可以说，正是这一“忧愤深广”的情感意蕴，才使得《断鸿零雁记》迥然不同于清末民初的其他爱情小说，使得它在民初小说中显得格外触目。而这“忧愤深广”的情感意蕴，又是一两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所不能概括得了的，它和作品内容强烈的自传色彩、作品题材的“国际性”，尤其是主人公三郎乃至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的激烈冲突，以及他们的感时伤怀不无关系。本文试图通过中日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这一角度来阐述《断鸿零雁记》这部作品的思想意蕴，并进而对主人公三郎乃至作家本人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① 柳无忌《苏曼殊传》，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页。

一、《断鸿零雁记》里的“中国”与“日本”

事实上《断鸿零雁记》这一题目本身，已显示出作品与我们所理解的爱情小说之间一定程度的疏离状态。“断鸿零雁”喻指小说的主人公三郎，而把三郎比喻为“断鸿零雁”，又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文化失根”后的痛苦、孤独与无奈，显示了主人公乃至创作主体对文化归属感的强烈向往。在作者笔下，主人公三郎首先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从生理血缘上来看，他的父亲与母亲都是日本人，按照今天的一般观点，他是完全属于日本的；但三郎的文化血统却又来自中国，他出生不久便被母亲带到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长大成人。在文化教养和文化心理方面，这位日本人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倘若三郎不再遇到自己的乳母并告知他真实的身份，恐怕他永远不会发现自己与其他中国人之间的些许差别。他会把自己当成最“中国”的中国人。惟其如此，当三郎得知自己的真实出身，特别是得知自己的生母尚在日本后，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他怀着对母爱与亲情的热切向往，筹措路费远涉重洋到日本寻母。而三郎对母爱的极端珍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在国内亲情的匮乏和他在国内遭受的冷遇与伤害。笔者认为，生理血统与文化血统的背离乃至潜在冲突，构成了这部作品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内涵。

《断鸿零雁记》中，有两组可以看作对立的意象是值得注意的：一组是“日本”、“母亲”、“姨妈”和“静子”等，它们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象征着亲情、母爱和炽热的爱情等自然而然的人伦之爱与情感交流，三郎对它们具有一种先天的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并在它们中

间寻找着心灵的温暖与慰藉；另一组则是“中国”、“养父”、“雪梅”等，它们也同样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则更多地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不得不爱”、“不得不做”的义务，一种可悲而可叹的宿命。笔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小说中凡是涉及主人公三郎在中国遭际的文本，字里行间往往洋溢着一种悲愤、孤独的情感，不论是封建旧家庭对雪梅与三郎婚姻的粗暴干涉，和三郎的负气出家，还是插进作品中与故事主线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题在西湖边一座亭子壁上的讽刺官场腐败的民歌，还是作为烘托的另外一个和尚法忍的婚姻悲剧，都充满了愤激和控诉的色彩；而当小说描写到三郎抵达日本后的经历时，语气立刻变得亲切、舒缓了起来，行文色彩与格调也明朗了许多。主人公三郎在那里尽情地享受着母爱与爱情的甜蜜，感受着人间的温暖，让疲惫的心灵暂时得到休息。而当三郎卧病在床时，是母亲与姨妈亲自为他服药，并悉心地呵护、照顾着他。难怪主人公居住在姨母家中，自我感觉是“不啻置身天苑”了。我相信这也可以视作主人公对置身于日本的整体感受的一种幻化性概括。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主人公三郎与雪梅、静子之间的“三角”恋爱模式所显示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蕴了。三郎先后得到了中国姑娘雪梅和日本女孩静子纯真深厚的爱情，但这两个爱情关系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截然不同，三郎对她们的情感指向也完全相反。三郎与雪梅的婚约可谓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在三郎的养父去世之后，雪梅的父母因为三郎家财运式微，遂撕毁了婚约，要雪梅另嫁他人，想不到雪梅是“古幽德奇女子”，拒不从父命。

可见雪梅与三郎相结合是完全符合中国正统的伦理道德的，在正统伦理道德方面该受谴责的倒是雪梅的父母。不过笔者尚存一个疑问：雪梅的态度如此坚决，对三郎如此专一与执着，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出于对三郎天然的爱情，有多少成分是出于恪守“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考虑？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小说文本并没有显示出三郎与雪梅之间的爱情有多少坚实的基础，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特殊的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又没有呈现出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知己”之爱。相反，他们的婚恋更多地散发着一一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古臭气，如同作者所盛赞雪梅是“古幽德奇女子”一样。

而三郎对雪梅的情感态度颇令人玩味：他义愤于雪梅父母的“嫌贫爱富”才赌气出家，三郎这样解释为什么舍下雪梅绝情而去：“实则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因为“余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无由一证心量，然睹此情况，悲慨不可自抑。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否则，绝世名妹，必郁郁为余而死，是何可者？”——如此解释既一相情愿又有些“强词夺理”。小说的文本最后也告诉我们：三郎出家以后，雪梅仍然殉情而死。我倒宁愿相信另外一种解释，三郎的出家是“少年气盛、掉头不顾”的结果。而三郎也同时把气愤洒向了自己的未婚妻雪梅身上，至少意味着雪梅在他心目中还远未达到难以割舍的程度。尤其让我们“震惊”的是，尽管三郎能够航海远行寻母，还多亏了未婚妻雪梅的暗中相助，但三郎抵达日本之后，却马上陷入了与自己的日本表姊静子的感情旋涡之中，而把远在中国的痴心等待他的雪梅抛之脑后了。而且，最后阻碍他和静子结合

的，也并非是他和雪梅“有约在先”及雪梅对他的痴恋。这也同样暗示出雪梅在三郎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到底如何。总之，作者将太多的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封建伦理内涵，注入到雪梅与三郎之间的爱情故事中。不论在作者本人还是读者看来，这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觉。

相反，三郎与静子又是另外一种情景。虽然他们之间也有“母亲之命”的性质，但两人却实实在在是“一见钟情”。特别是静子对三郎的大胆示爱与主动进攻，使身为出家人的三郎真正感到了人间至情与原始情欲的诱惑。静子在三郎眼中简直有点人间仙女的意味，她“慧骨天生”、“庄艳绝伦”，知书达礼、博学多识、善解人意。三郎多次在心底暗叹“美哉伊人”，他在静子面前简直有些魂不守舍：“余闻语茫然，瞠不能答”；“余此时心知警兆，兀立不语”；“余胸震震然，知彼美言之骨也”；“余此际神经已无所主，几于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睇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所有这些描述都表明了三郎与静子之间发自内心的两情相悦。三郎从春天时抵达日本，一直到清秋季节，时光就这么转瞬即逝。在他本该离去的时刻，却在“去”还是“留”犹疑不决。笔者认为这甚至体现了三郎灵与肉之间的痛苦挣扎：留下来，留在日本，那里有人间的温暖，有母亲的挚爱与人间至情，有甜蜜的爱情与世俗人生的快乐；离开日本来到中国，却只有枯灯古寺的陪伴和漫漫长夜的叹息。三郎在心底深处是多么想留在日本，留在母亲与恋人的身边，但佛祖的告诫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视“儿女情长”为不齿的观念，又在拷问着他的“良知”：一旦陷入日本式的“儿女情长”，就不能如“幽燕老将”一样“提刀挥剑，

驱此婴幼儿宛宛者于漠北”了。——日本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在小说中自然与“儿女情长”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三郎的回归“祖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主人公乃至创作主体对自己远离中国、滞留日本的一种负罪和不安心理。正如他只有回到佛祖身边才会心安理得一样，他只有回到中国，这个文化血统上的祖国，他的良心才能不受谴责。

在这里，佛教教义与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竟然如此奇特却又实实在在地融为了一体。不过仔细思考一下也并不奇怪，佛教教义强调的“无我”、“牺牲”等品德，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极力倡导的。三郎乃至苏曼殊本人也许从中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切合点，把二者融为一体。尽管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三郎的“祖国”理所应当的是日本，但在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日本人三郎自觉地承担起了对中国的责任与义务，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感染力的一个佐证。

如果更加全面和冷静地审视一下静子与三郎的爱情悲剧，我们会注意到横亘在三郎与静子之间的障碍，除了主人公所口口声声宣称的自己的“出家人”身份之外，是否还另有隐衷？尽管小说以三郎坚定地斩断情丝、回归佛门，实现了“功德圆满”为结尾，但现实生活中的苏曼殊作为一名多愁善感的艺术家，却每每过不去“情关”。“苏和尚吃花酒”早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美谈”。曼殊从1907年起就开始“吃花酒”，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实际上已经非常沉溺于非佛教徒的娱乐了，“除了身上的袈裟和一直保存到死的佛

10 巫女的眼光

教徒的戒牒之外，他几乎抛开了一切宗教义务。”^① 根据这些事实，再来反观《断鸿零雁记》里的三郎以佛教徒身份坚决拒绝日本表姊的爱情、坚决地斩断情丝的行为，我们无法不感到些许的困惑：以佛教徒的理由拒绝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借口”的成分不能说完全没有。另外的隐情或许还与静子的日本人身份，特别是她身后广大的日本背景有关？尽管笔者早已指出，三郎与苏氏本人都在心底更向往日本，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情感是“有罪”的，他们应该全心全意地爱着文化血统上的祖国——中国。那么在他们看来，接受一个日本女性或许就是对祖国的“背叛”行为。所以他们会极力避免这种做法，有意识地“与自己过不去”，以保持自己“纯洁”的安定的心灵。

二、《断鸿零雁记》与作家的文化心理冲突

三郎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彷徨，令笔者联想起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传统社会里有“过继”儿女的现象：一个家庭缺少子女而另一个家庭子女众多，那么另一个家庭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孩子“过继”给这个家庭。根据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个孩子要承担起对该家庭尤其是赡养老人的义务。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更挚爱着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他迫于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却不得不“装作”更爱自己的“过继父母”。在笔者看来，苏曼殊无疑把自己心爱的主人公安置到了一个在文化心态上与此极为类似的尴尬处境中。

如果联系苏曼殊本人的身世与经历，就更容易发现一些

^① 柳无忌《苏曼殊传》，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1页。

问题了：曼殊虽然只有一半血统来自日本，但他在中国遭受的种种伤害与排斥，却使他同样陷入到一个尴尬的文化处境中：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以及父亲背后的中国显然已使他倍加“伤心”。他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对他的父亲及父亲背后的祖国，充满了怨恨与悲愤的情感，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爱着这个上天给予他的“祖国”；另外，尽管他在感情上也许更亲近于养母河合氏及其他背后的日本，但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又在潜意识里认定这种情感是“有罪”的，仅仅属于“儿女情长”。特别是对苏曼殊这样一个“特殊环境”成长起来的人，会更容易形成一种超乎一般人的道德感。现实生活中的苏曼殊也是以近代闻名的爱国志士的身份，永远地受到千千万万个中国子孙的瞻仰与怀念的。

关于《断鸿零雁记》的自传色彩早已众所周知。主人公三郎简直就是苏曼殊本人的化身与写照，不仅他那些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气质与苏氏如出一辙，而且他的许多遭际都可以从苏曼殊自己的经历中得到印证。不过正如柳亚子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以为小说体的自传，是非正式的自传，终和正式的自传有别。”^①《断鸿零雁记》作为“小说体的自传”，与“正式的自传”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一半的日本血统，改成了三郎全部的日本血统。——苏曼殊的父亲是中国商人苏杰生。据柳无忌先生所著的《苏曼殊传》记载，苏曼殊的祖父是最早到国外营业的广东商人之一，苏杰生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在日本横滨经营茶叶生意，并往返于广东香山与日本横滨之间。苏杰生早

①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在 1873 年就娶了日本姑娘河合仙为妾，两年后她为苏家生了第一个儿子，即苏曼殊的大哥苏煦亭。至于苏曼殊的生母究竟是河合仙还是河合仙的一个妹妹，或者其他什么人，目前还没有定论。^① 苏曼殊成年后终生都痛苦地慨叹自己的身世有“难言之痛”，有一个时期人们还曾经相信，苏曼殊是纯日本血统，他是一个日本人与河合氏生的儿子，她在丈夫死后带着曼殊到了杰生家里。此种说法早已证明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令一般人意想不到的，这一“谣言”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曼殊本人。他在《断鸿零雁记》中干脆运用文学手法含蓄地宣布，自己的生身之父是日本人宗郎。

这无法不使我们产生疑问：苏曼殊对自己的身世施放“烟幕弹”的内在心理动因究竟是什么？而且他在《断鸿零雁记》中介绍三郎的身世时，特地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明，三郎的生父日本人宗郎，“旧为江户名族，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可以说，小说里的这位父亲形象与实际生活中苏曼殊本人的父亲苏杰生，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实生活中的苏杰生既非“江户名族”，又完全不是“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的道德表率，他拥有三妻四妾还经常沾花惹草。据说苏曼殊真正的母亲是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少女，她可能是苏杰生雇佣的女仆，也可能是河合氏的侄女或妹妹，由此可窥见到苏杰生行为的不检点。苏曼殊

① 柳亚子、柳无忌父子认为，曼殊是苏杰生与一个不知名的日本下女私通而生，那个下女甚至可能是河合仙的侄女；今人查振科在所编的《苏曼殊年谱》中认为，曼殊为苏杰生与河合仙之妹河合若私通而生。参见柳无忌《苏曼殊传》，第 193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版；查振科选编《禅悟五人书·苏曼殊集》，第 218 页，沈阳出版社，1998 年版。